

潛夫論申鑒
徐幹中論文子中說

潛夫論十

卷

四部叢刊初編子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江南
書館藏述古堂影宋寫本

潛夫論卷第一

王符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王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智易曰君子以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故夏后之璜楚和之璧雖有玉璞下和之資不琢不錯不離礫石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

繭之絲耳使巧倕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著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況君子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專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濟乎詩云題彼鵲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迷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乃將以庠其道而邁其德也夫道成於學而藏於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是故重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得銳精其學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當世學士恒以萬計而究塗者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暮其年歲此其所以逮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家出身曠日師門者必無幾矣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勇未必無儔也而及其成名立績德音令問不已而有所以然夫何故哉徒以其能自託於先聖之典經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君子之性未必盡照及學也聰明無蔽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此則道之明也而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爾夫是故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冓深室幽黑無見及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觀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

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與經也先聖之所制先聖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賢人自勉以入於道故聖人之制經以遺後賢也譬猶巧倭之為規矩准繩以遺後工也昔倭之巧目茂園方心定平直又造規繩矩墨以誨後人試使奚仲公班之徒釋此四度而倣倭自制必不能也凡工倭匠執規東矩錯准引繩則巧同於倭也是倭以心來制規矩倭往合倭心也故度之工幾於倭矣先聖之智心達神明性直道德又造經典以遺後人試使賢人君子釋於學問抱質而行必弗具也及使從師就學按經而行聰達之明德義之理亦庶矣是故聖人以其心來造經典往合聖心故脩經之賢德近於聖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勲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務本第二

凡為人之大體莫善於抑末而務本莫不善於離本而飭末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以正學為基民富乃可教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學法

則詐僞入學則不亂得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爲成太平之基致休徵之祥夫富民者以農粟爲本以游業爲末百工者以致用爲本以巧飭爲末商賈者以通貨爲本以鬻奇爲末三者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忌善富則樂而可教教訓者以道義爲本以巧辯爲末辭語者以信順爲本以詭麗爲末列士者以孝悌爲本以交游爲末孝悌者以致養爲本以華觀爲末人臣者以忠正爲本以媚愛爲末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崩慎本略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之本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此貧邦之原忠信謹慎此德義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也今民去農棄赴游業披采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百工者所使備器也器以便事爲善以膠固爲上今工好造彫琢之器巧僞飭之以欺民取賄物以任用爲要以堅牢爲資今商競鬻無用之貨淫極侈之弊以惑民取產雖於淫

商有得然國計愈失矣此三者外雖有勦力富家之私名然內有損民貧國之公實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僞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者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矜夫之大者也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興喻以盡意今賦頌之徒苟為競辯屈蹇之辭競陳諛罔無然之事以索見恠於世愚夫戇士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而長不誠之言者也內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閭門所以烈士也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盛饗賓旅以求名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生之痛者也忠正以事君信法以理下所以居官也今多姦諛以取媚撓法以便佞苟得之從而賢之此滅貞良之

行開亂危之原也五者外雖有振賢才之虛譽
內有傷道德之至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
闇君之所固也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之漸
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皆在於君非下民之所

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從利以生者也故君

子曰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

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

德義不彰君子耻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

也厲之以志弗厲以詐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

之以儉弗示以奢賂之以言弗賂以財是故重

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子孫若

賢不待多富若其不賢則多以微怨故曰無德

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霸有言守天之聚必施

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今或家賤而貸之

遺賤貧窮恤矜疾苦則必不久居富矣易曰天

道虧盈以冲謙故仁以義費於彼者天實之於

此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

而損之則不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

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雖篤

敬之人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不去也

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故衰闇之世本末
之人未必賢不肖也禍福之所勢不得無然爾
故明君位國必崇本抑末以遏亂危之萌此誠
治之危漸不可不察也

過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

也多釋廉甘利之於人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

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爲利人也知脂蠟之可

明燈也而不知其甚多則真之知利之可娛已

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前人以病後人以競庶

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

鑒于道勿鑒于水象以齒焚身蚌以珠剖體匹

夫無辜懷璧其罪嗚呼問哉無德而富貴者固

可豫吊也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天之制此

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與各有衆寡

民豈得彊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

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覺必誅矣盜人

必誅況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鄧通死無簪勝

跪伐其身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

能違帝厚私勸非違帝也非違天也帝以天爲

制天以民爲心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者未嘗不力顛也有勲德於民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止庶人夢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也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采桑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于彘虞公屢求以失其國公叔戍崇賄以爲罪栢黜不節飲食以見弑此皆以貨自止用財自滅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王晏子歸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於人世厚天祿令問不止伯夷叔齊餓于首陽白駒介推遜逃於山谷顏原公拆困饑於郊野守志篤固東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雖有南面之尊公侯之位德義有始禮義不班撓志如並負心若芬固弗爲也是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守志於一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於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

論榮第四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爲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困辱窮之謂也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爲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傳說冒靡而井臼處虜也然世猶以爲君子者以爲志節美也故論士苟定于志行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爲重無所用不可以爲輕處諫圍不足以爲耻撫四海不足以爲榮況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故曰寵位不足以爲尊我而卑賤不足以卑已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之淑真也堯聖父也而鮒丹山傲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叔嚮賢兄也而鮒貪暴李友賢弟也而慶父淫亂論若必以族是

丹宜禪而舜宜誅，賄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有言，繇極而禹興管，蔡爲戮，周公祐王，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四海，顏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兩王是

爲世士，而二處爲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故曰：仁重而勢輕，位美而義榮。今之論者，多此之反，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昔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況乎其德義既舉，乃可以宅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人蠻，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令名美譽載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孫也，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負芻，山野生蘭芷，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隨氏之珠產於屢珞。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是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而患其非中世。非患無臣而患其非賢，蓋無霸廢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爲藩輔。實平、四海安漢。

室衛、青霍去病、平陽之私人也，而武帝以爲司馬實攘北狄、郡河西，唯其任也。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士之人，非將相之世者，爲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貴，無以我尚而不秉我勢也。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難也。故所謂賢者，乃將言乎循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也。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于胥之，所以被誅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乎中世之人哉？此秀士所以雖有賢材美質，然猶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朝臣不得直，其言此俗化之所以敗闇君之所以孤也。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皆敗績厭覆於不暇而用及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今世俗之人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少也。豈獨品庶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

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怙色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故鄧通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爲罪又況明人之短矯世者哉且凡士之所以爲賢者且以其言與行也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然則循行論議之士不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免於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比干之所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爲奴伯宗之以死却死之以公夫國不乏於妬男也猶家不乏於妬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妬過己者豈希也予以唯兩賢爲宜不相害乎然也范雎絀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邪唯殊邦異途利害不干者爲可以免乎然也孫臏脩能於楚龐涓自魏變免誘以刑

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爲可以將信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爲景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材明未足衛身故及難邪唯大聖爲能無累乎然也帝乙以義故囚文王以仁故拘夫體至行仁義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叔嚮縲紲屈原放沈賈誼貶黜鍾離廢替何敞束縛王章抵罪平阿斥逐蓋其輕士者也詩云無罪無辜謫口教教彼人之心于何不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或爵侯伯或位公卿尹據天官東在帝心宿夜侍宴名達而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畎畝佚民山谷隱士因人乃達時論乃信者乎此智士所以鉗口結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且閭閻凡品何獨識哉苟望塵僂聲而已矣觀其論也非能本閭

聞之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直以面譽我者爲智諂諛已者爲仁處姦利者爲行竊祿位者爲賢爾豈復知孝悌之原忠正之直綱紀之化本途之歸哉此鮑焦所以立枯於道左徐衍所以自沈於滄海者也諺曰一大吠形百犬吠殷世之疾此固久矣哉吾傷世之不察貞僞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曰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狝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狝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養羣困倉以養之豕俛仰嗶咩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淪逐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豕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衆遇之未赴信焉今世主之於士也目見賢則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豕奈何其不分者也未過風之變者故也俾使一朝奇政兩集則險隘之徒闕茸之質亦將別矣

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齧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

戊子六月初十燈下授此卷怪風疾雨如秋
溪泐夫私而坐

潛夫論卷第一

潛夫論卷第二

王符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替嘆第十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必兼聽則聖曰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曰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堯舜之治闇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輻湊而聖無不昭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田弗能惑也秦之二世務隱藏已而斷百僚隔指䟽賤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明蔽於驕妬之人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皆高所殺莫敢言之周章至戲乃始駭闇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故人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誣而遠人不得欺也悞賤信貴則朝廷謹言無以至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夫朝臣所以統理而多比周則亂賢人

所以奉已而隱遜伏野則君孤而能存者未之嘗有也是故明君位衆務下言以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其無距言未必言者之盡可用也其無悞賤未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悞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責小以厲大賞鄙以招賢然後良士集于朝下情達于君也故上無遺失之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之所利而奸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袁絲進說而周勃黜是以當塗之人恒嫉正直之士得一介言於君以矯其邪也故飭偽辭以彰主心下設威權以固士民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預要二世曰屢見羣臣衆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天下魚爛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闇樂責而殺願一見高不能而死夫田常囚簡公蹕齒懸濬王二世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何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不受民氓之謠言自以已賢於簡濬而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上不知禍既作而下

不殺此非衆共棄君乃君以衆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後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故國之道勸之使諫宣之使言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凡驕臣之好隱賢也既惠其正義以繩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己是以都宛得衆而子常殺之屈原得君而椒蘭挺譏耿壽建常平而嚴延姑其謀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採其功由此觀之虛位卑賤而欲効善於君則必先與寵人爲讎恃舊寵沮之於內接賤欲自信於外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心相讎而終不得遇者也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和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善惡信則直賢不得見障蔽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夫劔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厲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駕疑此四者之有相紛也由不考試故得然也今羣臣之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誣闇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設如家

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愼則勲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況乎羣臣惣猥治公事者哉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是故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帝王不考功則直賢抑而詐僞勝故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所以昭賢愚而勸能否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天治地物養萬民者也是故有號者必稱典名理者必効於實則官無廢職位無非人夫守相令長効在治民州牧刺史在憲聰明九卿分職以佐三公三公惣統典和陰陽皆當考治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及選茂才孝廉賢良方正惇樸有道明經寬博武猛治劇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殘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治令遠詰闕上書訟訴尚書不以責三公三公不以讓州郡州郡不以討縣邑是以凶惡狡猾易相寬也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

賢嫉惡拾遺補闕之語而貶黜之憂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閤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材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爲賢以剛彊爲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數亂荒也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氓三有於世皆致太平聖漢踐祚載祀四八而猶者末教不假而功不考賞罰稽而赦贖數也諺曰曲水惡直繩重罰惡明證此羣臣所以樂愬愬而惡考功也夫聖人爲天口賢者爲聖譯是故聖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君科察考功以遺賢俊太平之基必自此始無爲之化必

自此來也是故世主不循考功而思太平此猶欲舍規矩而爲方圓無舟楫而欲濟大水雖或云縱然不知循其慮度之易且速也羣寮師尹咸有典司各居其職以責其効百郡千縣各因其前以謀其後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解而陳言者不得誣矣書云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能不讓誰能不敬應此堯舜所以養黎民而致時雍也

思賢第八

國之所以存者治也其所以亡者亂也人君莫不好治而惡亂樂存而畏亡然常觀上記近古已來亡代有三穢國不數夫何哉察其敗皆由君常好其所亂而忘其所治憎其所以存而愛其所以亡是雖相去百世縣年一紀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已徵敗迹若重規襲矩稽節合符故曰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必讖於版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何以知人且病也以其不嗜食也何以知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是故病家

之廚非無嘉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亂國之官非無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夫生飢飢梁旨酒甘醪所以養生也而病人惡之以爲不若救麥糠糟欲清者此其將死之候也尊賢任能信忠納諫所以爲安也而闇君惡之以爲不若姦佞闖茸讒諛言者此其將亡之徵老子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易稱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是故養壽之士先病服藥養世之君先亂任賢是以身常安而國永永也上璧璧國其次下璧璧疾夫人治國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璧而愈國之亂待賢而治治身有黃帝之術治世有孔子之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唯鍼石之法誤而五經之言誣也乃因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鑽燧不得火鼓石不下金金馬不可以追速土舟不可以涉水也凡此八者天之張道有形見物苟非其人猶尚無功則又況乎懷道術以撫民氓乘六龍以御天心者哉夫治世不得真賢譬猶治疾不得良璧也治疾當真人參反得艾羅服當

得麥門冬反烝橫麥已而不識真合而服之病以侵劇不自知爲人所欺也乃反謂方不誠而藥皆無益於病因棄後藥而弗敢飲而便求至覓者雖死可也人君求賢下應以鄙與真不以枉己不引真受猥官之國以侵亂不自知爲下所欺也乃反謂經不信而賢皆無益於救亂因廢真賢不復求進更任俗吏雖滅亡可也三代以下皆以支羅服烝橫麥合藥病曰疔而遂死也書曰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載千數者也自春秋之後戰國之制將權臣必以親家皇后兄弟主壻外孫年雖童妙未脫桎梏由籍此官職功不加民澤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効能以報百姓虛食重祿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坐作驕奢破敗而不及傳世者也子產有言未能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是故也主之於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受之官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尚務高其爵位崇其賞賜

今結怨於下民縣罪於惡積過既成豈有不顛隕者哉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先王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人君也此君不察而苟以親戚邑官之人典官者譬猶以愛子易御僕以明珠易瓦礫雖有可愛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人其代之傳曰夫成天地之力者未嘗不蕃昌也由地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彊雷之則是與天聞也使無德況之人與皇天聞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

本政第九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爲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爲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爲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亂亂君以恤民爲本臣忠良賜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爲本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僞則邪黨賁選以法令爲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僞法以君爲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

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心愬天心愬則陰陽和陰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眉壽民眉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奸行無奸行則世平而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君者民之統也臣者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故將致大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必先審擇其人是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於明選而已矣聖人知之故以爲黜陟之首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卨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蹠聚而致災異夫善惡之象千里合符百世累迹性相近而習相遠是故賢愚在心不在貴賤信欺在性不在親疎二世所以共亡天下者丞相御史也高祖所以共取天下者繒肆狗屠也驪山之徒鉅野之盜皆爲名將由此觀之苟得其人不患貧賤苟得其材不嫌名跡遠迹漢元以來驕貴之臣每受罪誅黨與在位并

伏事者常十二三由此觀之貴寵之臣未嘗不播授私人進姦黨也是故王莽與漢公卿牧守奪漢光武與漢之遺民棄士共誅如貴人必賢而忠賤人必愚而欺則何以若是自成帝以降至于莽公卿列侯下訖令尉大小之官且十萬人皆自漢所謂賢明忠正貴寵之士也莽之篡位唯安衆侯劉崇東郡太守翟義思事君之禮義勇奮發欲誅莽功雖不成志節可紀夫以十萬之計其能奉報惡二人而已由此觀之表世羣臣誠少賢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爾故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曰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明相見同聽相聞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今當塗之人既不能昭練賢鄙然又却於貴人之風指脅以權勢之囑託請謁闐門禮勢輻湊追於目前之急則且先之此正士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謙下士故能

得直賢邪奚之爲大夫也舉讎薦子故能得正人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寵以驕士藉亢龍之勢以陵賢而欲使志義之士匍匐曲躬以事己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之則貞士採薇凍餒伏死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潛數第十

凡有國之君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見者所任不賢故也世未嘗無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妬也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而道猶抑於下也夫國君之所以致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佞臣之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列士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醜類代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所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間咸使不相得者也夫賢者之爲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衆以取容不愜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華元反朝而魚氏亡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兩立之夫人君